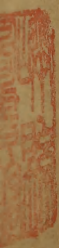




唐陵宣公集卷第七

後學人李年著卷第七重訂

金壇王汝驥同校





唐陵宣公集卷第七

後學雙峰年羹堯重訂

金壇王汝驥  
太倉張泰基 同校

制詔 除授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  
中興殷邦宣王佐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  
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  
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克神策  
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  
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於衷義形于色自  
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  
而嚴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凶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為  
軍聲持義烈為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戴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  
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并以元輔建于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





五教用疇并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司徒司兼中書令仍賜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為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違如早為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文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已弘物體方用圓為邦必表其理能及雷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體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慤有恒累更委任多所弘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位罔繆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為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煩人散匡弼寡昧屬於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止柱國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東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化佐予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藩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吏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部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承平軍行營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于興運



為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群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威董制師律  
深居籌畫奸慝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蔑思養寇  
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巴梁時乃並轡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私  
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  
秉大節以誓羣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推兇靡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歸推成  
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劾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  
歸心埽闕氛皆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變之讓能耿弇之殄寇總是二美  
瑛其有焉足以銘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并邑之賦祇膺時命毋替  
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宣亮天工弘宣理本俾予從乂時乃輔臣扈蹕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彝章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  
撓貞方自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有恒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賜紫金魚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沖用無竭貞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  
惟允自鸞車載駕薄狩于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雷勵匪躬之節交修不逮庶績其

凝俾承命於披垣仍參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職是非不可以不審宜  
荷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



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參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而百工式敘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動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侍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通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為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擇清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閒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散官封賜並如故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况茂勳有舊崇德日新翼戴勵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略敷獎之道時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内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隴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宅心寬簡通變適用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乘秋備塞克著威聲累歲專誠載揚理行間者心懷險阻誠義鬱堙旋能歸欵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宋服填壓浚郊疑如長城作固東土嘉乃率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衮司載董戎翰元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勳俾爾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過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平事皆釐飭奸盜衰息禮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讎納餽糧以

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  
旌異官一化仍兼漕運兼領著維樹南國之風猷瞻中都之廉實予則有望爾其德



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  
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瞻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懋  
哉繼予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兼允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  
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充太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沂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  
之際知禮樂教化之原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敘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  
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子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  
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  
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  
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樞柳伊俾官坊可太子左



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惟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既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閒俾遂頤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于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疾有加宜從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子賓客勳賜如故

卷第八

制誥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不寧汝墳屢盛增置軍府作藩

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又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器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五方風俗之宜恒



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又東夏銀青光祿大夫  
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五方風俗之宜恒  
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蒞之郡霑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  
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紀  
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  
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  
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履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  
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  
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  
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  
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于勝殘東律成師寔先于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弘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畧非慎柬不以可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勲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眾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膏躋之于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曆數有嗣繼于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已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酌于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于化成武乏于定亂刑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禍干紀亂常悖違君親殘棄天地盜據我郡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旻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子之非辜為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誠于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

漢上游建領制寇巨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  
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已之欲無嗾眾之謀從諫如流改過勿吝早躬降



漢上游建瓴制寇巨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  
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已之欲無拂眾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躬降  
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除暴懋  
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易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舜干之義諭以遷善於  
是有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眾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  
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眾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  
紳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  
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養寇滋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  
遇坦然如初凶跡既盈醜踪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詎忌畏窮凶極  
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遼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  
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  
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重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  
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眾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



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慙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辦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内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眾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沈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懋昭勲闕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眾代著忠勞橫遭污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固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勲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臨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去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聲安人保大致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眾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聲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撝謙有光朕以涇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眾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



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閭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殪羣兇於宛丘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勲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變贊三台紀綱羣元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穎等州管内諸軍兵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卷第九

制誥 除授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隱都邑郊甸騷然靡甯聿求信臣特建戎旆濟人以難允屬勲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候渾瑊忠貞博厚温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垌偪於兇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

衛增嚴下候無爽檢身齊東同士伍之勞苦教陣營旅社行列之威容權以伐諸勳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折之內沃壤千里縣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



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縣巨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南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綵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為理教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砥礪行有枝葉回翔省闈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又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



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于茲開府儀同三司度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三司檢兵部校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邁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保全闕衝抗絕凶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洎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沈痼是嬰以護邊軍以淹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



大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等使惟明可依  
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鄜坊丹延等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  
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  
大勞未又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  
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  
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  
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卹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  
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  
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  
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  
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暉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



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為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斬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乂江漢並著節于國存功于人跡劾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荅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五百國公韓滉昔  
事光朝帝嘗率郡賦有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文效財以饒羨自臨江向寧舉風行職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琬昔  
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  
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弘濟式副具瞻可  
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  
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  
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  
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為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  
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  
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沈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  
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固繼  
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壯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  
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察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  
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給入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耗遺難示辭投黃向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  
重輕之剝國無匱乏久不怨咨選屬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  
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  
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陳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  
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為崎嶇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違安帶甲臨戎連  
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瘡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  
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為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  
之感傷當宁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  
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寢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  
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準式  
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回處疾風而愈勁志軀徇義  
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彝章而



不昧威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緇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守量宏博質性沈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勳績屬淮堯構亂東夏震駭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丘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績光於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敬慎厥德永享于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寶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卷第十

制誥 鐵券尉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



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固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違反仄于厥衷阻眾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死于戰陣老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眾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燾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燾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負外置同正負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于藩籬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眾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勳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蕃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為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

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禮法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今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飲承勿替休命



辭卿等誠節昭宣勲閎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  
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熟鄉  
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中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  
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  
噉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為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  
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太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  
懷與弟叶契為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  
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  
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噉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願叶通規  
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  
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  
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  
到深愧厚意



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今其遠送帛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初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  
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  
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  
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  
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關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  
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  
功旋屬炎蒸又多疫疠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  
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  
貴於推誠將垂百伐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  
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  
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緣  
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為小事二國和好即同  
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吝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  
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



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太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  
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  
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  
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  
各賜卿少物至宜頌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  
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為慰昨者邊  
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  
誠背約侵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劾尤恐成交惡初疑界  
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眾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  
故朕自嗣膺寶位即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為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  
此大同務安眾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於皇天后土諸佛百  
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權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  
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

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  
舉甲兵便諭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



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此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為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即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為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



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初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接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戡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上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荅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言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即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徼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眾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為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

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



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為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誦於四方亦將取笑于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此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卷第十一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萇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替組昇朝荐承過恩



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適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責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

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斃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山人而已尚恐



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闡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乎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微卒殆窮於閭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



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  
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爲昏齒陛下特  
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芘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  
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  
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  
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  
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  
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  
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  
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  
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  
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  
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  
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

肝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居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並窮滅無期人搖不  
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抽速不尚巧進速則乘機避則立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



肝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坐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此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郟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



無馱兵且未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榮汁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邠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芘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芘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

記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大兵賊當亦增曩獨田悅實臣今兼朱泚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實臣皆當銳意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實臣殲夷雖



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



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

之權忘深根固柢之處內寇則峭凶失險外侵則汙涓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雖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靈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



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竇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徵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威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崤梁貪冒旣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



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  
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豈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  
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  
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  
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  
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  
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  
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  
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  
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  
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効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  
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但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  
環衛虛內廢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  
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  
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李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

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若  
臨幸上欣戰非常之處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



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殿收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願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芑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



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  
停罷則莫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  
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募無易於此謹奏

卷第十二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敕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  
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  
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  
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  
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急於中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  
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  
事皆有由言庶可覆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  
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克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  
及三年征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



額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字乃命將帥四征不定充焉稽詠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  
及三年征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誅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衣居者有觀送

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  
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更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  
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  
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  
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  
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悵懼部曲感傷貴位崇  
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較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婢販夫婦畢算絀錢貴  
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  
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  
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  
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  
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  
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



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位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非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過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生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則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

以定命能者受之以福不能者致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箕子般致命不易言得象則得國失象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



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淫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務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令失亂生守之事則既往失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



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侈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通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葺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在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庥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

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諭順逆賢愚必皆企球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  
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所不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庸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旨聖旨曰逆賊雖逃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表

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  
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  
不歸者自古及今未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  
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  
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  
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  
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  
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  
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  
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  
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字難成故無思不服令陛下將欲平禍亂拯危恤  
蒸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  
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維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  
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



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墜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踴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進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復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通誅尚冗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諍諫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悒悒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



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遠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矢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者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觀與眾同欲靡不興違眾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眾舍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眾也詩曰

汝也然于中國故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朋又曰豈無老成人向有典刑曾定其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



去君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求以成功是則德立誠者處益徵功愈  
意愈下及代之棄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討有德兆萬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

汝魚休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  
彼不慎自獨偶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  
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  
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  
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  
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  
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  
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  
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  
靈明照俾日月英略於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猶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  
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訪  
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  
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



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勤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孽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材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眾有謹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

內寵擅用天之語禍機熾然彼彼滋甚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家官宦之省日務遊字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忠於戒備逃



內寵擅回天之語禍機熾然皦皦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違諫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監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餽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或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巖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喻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



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烈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眾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乎聖懷彭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卷第十三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定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

事少能慎密例自器術歸過於朕以自甄名朕能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其  
皆皆同道聽空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前指被權朕見從



臣雖不受詔出外即護生是非以為福朕任日批諭君臣一體都不限防錄惟誠信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忠言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惟誠又諫官論

事少能慎密例自務術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如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違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稟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僮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賅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為食可去



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

之有加恩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  
新之謂道也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



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夜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涕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霹靂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

司命錄伐而不敵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者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



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為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于人以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術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聖化成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悔鯁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

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所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實改其事則存其可存之人斯並司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



所信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

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存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悔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若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合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



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弃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悅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勅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護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雍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

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詎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



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己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慮是故言或非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非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意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躪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眾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嘆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沈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關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翼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  
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  
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  
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奠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  
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臺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  
尚愆禮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  
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  
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翼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  
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  
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  
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  
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興莫非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

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並立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  
名稱崇卑號無補於嚴敬損其名不傳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諫光稽古之善崇之惟



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竇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發與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怯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故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

最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高湯繼興莫非大聖尚自謙降號為王蓋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



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  
 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  
 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譴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  
 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  
 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  
 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  
 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信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  
 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  
 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于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  
 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  
 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  
 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  
 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  
 顯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論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不難者乎應須改革幸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知慮者切以知過非難改過  
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請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



夫天機不可測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非君子之危者不可言也



Vertical text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cod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a column.



